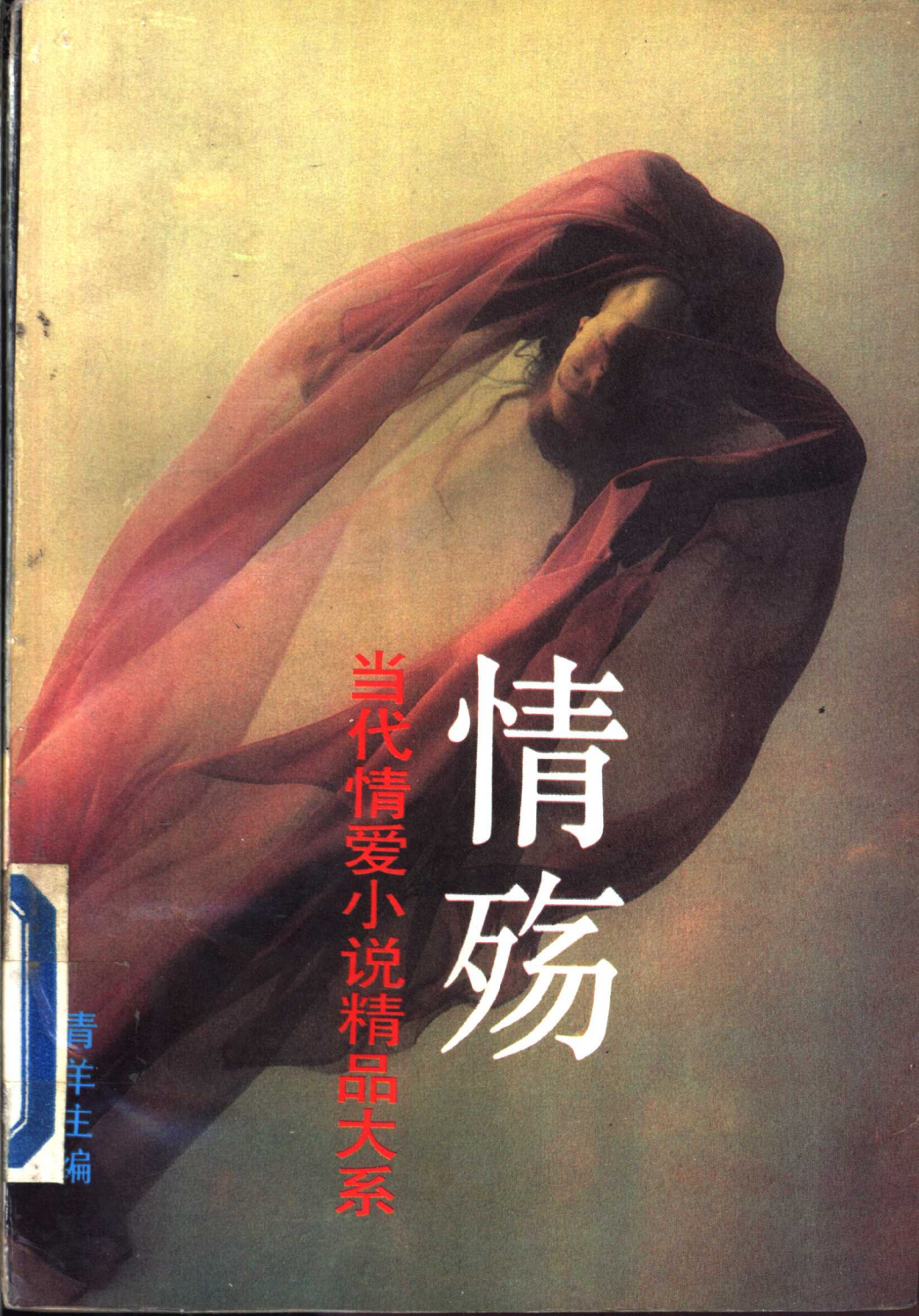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青羊主编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B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122

青羊 主编
九洲图书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9 号

情 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B 卷

出 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电话: 223.4191 (北京丰盛胡同 19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字 数	313 千字 印张 12.625
印 数	10001—25000
版 次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14-019-2/I·7
定 价	11.20 元(全四卷 44.80 元)

爱，只有在
两性结合中，才
被赋予了双重的
意义：精神之爱
和肉体之爱

——
劳伦斯

马 原 死亡的诗意(1)

尤凤伟 石门夜话(50)

洪 峰 走出与返回(89)

述 平 凸凹(140)

陈 洁 随风而去(216)

铁 凝 四季歌(272)

池 莉 不谈爱情(279)

万 方 在劫难逃(326)

死亡的诗意

马 原

男人和女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知道自己造成的苦痛，他们的过错，他们的谎言，他们的背叛。

——格·格林

所以我觉得，我编撰这些故事的时候，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远离着缪斯女神居住的帕纳塞斯山。

——卜迦丘《十日谈》

去年圣诞日在拉萨发生的命案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有着惊人美丽的林杏花在一场小规模火灾中被烧死了。拉萨地方不大，林杏花活着的时候又过分招摇，因而她的死成了直到藏历年以前那两个月里最受咀嚼的话题，差不多全拉萨的汉族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

这以后是藏历年，是刚刚恢复三年的传召盛会，是以大骚乱闻名于世的三月五日冲淡了林杏花的殒没。过了三月五日，全拉萨能记得林杏花的人已经屈指可数，其中肯定包括曾经处于那场命案中心的小伙子李克。

所有熟悉李克的人几乎全数认定他在这场事变中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不是指他锁了那间小木屋的门，那部分责任是极其明确的，估计连他本人也不会起任何逃避的念头。人们认定他要负的是另外一些很难界定范围的责任，比如死者林杏花过分地鲜艳了，以至于有人说她的美绝不在《冈底斯的诱惑》中记述的美丽姑娘央金之下。再比如李克的妻子正在上海李克父母的家里休产假，她刚刚为李克分娩出一个相貌神态与李克一般无二的女儿，李克女儿的生日是失火的前一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女儿落地的准确时间是晚上二十点十七分，几乎在十小时以后几分钟里李克就收到了报喜的加急电报。这时是圣诞节早上六点半不到，时差关系拉萨城还在拂晓前的大黑暗包裹之中。李克先是被送报人的摩托引擎惊醒，接着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

据送报人说，李克当时光着上身披了一件酱红色的羽绒大衣，三角裤下面是两条长满黑毛的细光腿，李克当时睡眼惺忪，还是

马上明白出了件好事情。他接过电报看了又看，直到送报员不耐烦了转身走开他才如梦初醒，他马上在玻璃酒柜上抓起一包良友香烟追出门，那时摩托车已经点火，送报人熟练接过飞来的金装良友烟的同时车轮就动了。他对李克大叫：“谢谢！祝你好运气！”

他说他当时心情很好，他说他做一个送报员经常为人报喜报忧，报喜的时候他心情好得无法说，他这么说的時候我马上体会到他的特别的心情。他不说我也知道他不喜欢报忧。

至少有些人认定李克在生女儿的当口把林杏花弄到自己住处是作孽。他们要李克负的是道义上的责任。

估计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展开了无边想象，于是社会上一时间传说四起，说死者林杏花怀了三个半月身孕是最流行的一种。接着而来的便是对失火原因的演绎性猜测。既然林杏花怀孕了，那么她必然要对李克提出要求，要求李克什么呢？可能要钱，要东西，可能要的数目非常之大。最要命的可能是要李克离婚，有什么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呢？李克在拉萨是数得着的美男子，是出了名的风流小子，也是条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汉子；李克门路广交游多人又聪明，经常做些本钱少利润大的生意，一句话他很有点搞钱的本事，这样的男人正是漂亮女孩所仰慕的呵。

可是熟悉李克的人都知道李克的妻子是个少见的贤慧女人，她待李克之好可以说在拉萨汉族年轻人中绝无仅有，朋友们都说她是八十年代仅存古典式老婆，温存体贴而且能干，全部心思都在丈夫一个人身上，脾气又好，朋友们都知道李克把妻子肖君当成了自己的骄傲。所以李克是绝对不肯和妻子离婚的。如果林杏花以怀孕要挟李克离婚，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多么强有力的假设呵。

一场小规模火灾带来了市民阶层无穷无尽的想象，当然要点在于火焰中吞噬了一条人命，而且是个绝顶美艳的女孩子。传言使李克变成了一个谋杀嫌疑犯，我知道传言的依据有相当充分

的基础。

2

我之所以从结尾开始讲述这个故事，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早已经发生过，它与那些边讲述边发生的故事有大不同，它自身能够提供的可能性都已经完成了或接近完成，或者说这个故事的弹性已经被它的过去时态消蚀得一干二净了。

我要写它的时候，我无法不正视这个事实的严酷，我于是只有下气力认真考察余下的部分，看看还剩下什么，值不值得我花上半个月时间去重复它。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之后，我不得不沮丧地说我收获不大，但是我已经决定写它，我对写好它充满绝望，我干脆以这种省力的方式开始，我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已经发生过的一切，我寄希望于明敏的读者朋友，请他们一道在以后讲述的事件过程当中发现一点这个故事表象以外的东西，于是果就先因而呈现了。

另外一部分原因说起来有点荒唐，本来这个《拉萨的小男人》系列想法已经接近完成，这个李克一直在这个系列想法之外，如果不是这个突然事件的发生，恐怕整个小说世界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是李克的这个突发的遭遇使他走进了小说世界，这是他的命数。而我，作为这部小说的著作者，作为他的熟人朋友，我当然希望他以惹人注目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我因此为他选择了谋杀嫌疑犯的身份。哈，这下读者和他的熟人朋友都没法不关注他了。

林杏花生前喜欢诗，她经常谈起北岛舒婷梁小斌这些名字。她有时下女孩子们少有的良好习惯，她记日记，也写些类似散文的纪实性文字，这些文字给我们留下了极宝贵的了解她的第一手资料，虽然可以想见她文学修养不是很高，而且她的文字与她的内心肯定有相当的距离，我还是很看重这些死者的文字。

林杏花到拉萨的准确日期是去年九月十九日，她是作为荷兰汽车工会退休者旅游团的导游率团来拉萨的。这个团的全部成员都是老年人，是个豪华团体，三分之二是男性，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孩做导游无疑是很受欢迎的。她的日记里记述了在成都和在拉萨的那段美好时光。她接受许多精美的小礼物，其中她最珍爱的那只镀金手镯留在她后来被烧得焦缩的手碗上。那个旅游团到成都是九月十二日，一周后到了拉萨，离开拉萨本来该在九月二十六日但由于飞机压班推迟到二十七日。

她没有随团离开。她原来在成都一家国际旅行社任职，也是合同性质，按照合同规定她要到去年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她忌日以后六天）才结束这个合同期的工作。她这次带团到拉萨的任务截止到这个团离开拉萨。这个团从拉萨登飞机绕开成都直飞北京。按正常情况她该同时买去成都的机票回成都继续她在那家国际旅行社的工作。

她这个团住在拉萨一家庞大的外资宾馆，她在八天时间里突如其来地爱上了拉萨，她在跟宾馆经理部经理（华人）熟识了以后马上提出要留在这家宾馆工作的请求。她英语口语能力相当强，加上几年导游实践和美丽的姿容，她轻而易举地被录用了。她毁

了在成都的合同要付一笔赔偿金，大约一千元人民币左右，可是这里的新合同使她每个月可以拿到七百元外汇券，这个合同为期六个月，宾馆提供她的住处以及有高额补贴的膳食。她不但美丽而且丰满，她举止得体谈吐适度，这样的人才在拉萨是很难招聘到的，她和她的雇主各得其所。

她没有再做导游，她被聘为前厅经理，总服务台包括门卫和两个清扫员是她的全部管辖范围，相当于一个领班或工长。

她在日记里告诉我们她满意这个新角色。

她很快给家里写了信，报告自己的情况，这是她发回成都的第一封家信，她在信里没有一点商量的口吻，可以据此推断她在家里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她自己的事自己完全可以做主决定，不必对父母亲请示更不需要批准。

她上班任职与荷兰汽车工会退休者旅游团飞离拉萨是同一天。她在来拉萨之前对拉萨的任何情况一无所知，她不认识一个拉萨人，可是在她带团导游的八天里她办妥了在拉萨工作的一切必要手续，可以想得出这个女孩能量之大。早上她随空调客车到机场送走了荷兰老人，吃过中饭不久，她就在美国总经理伴送下到前厅与未来六个月的下属们见面了。

有一点小出入。合同上规定六个月，她实际在位三个月差两天。也是命数。

4

用李克自己的话说，纯粹是缘分把林杏花拉到他的生活当中来。

李克是个技工，他的工作单位是个性质很特别的保密工厂。我

认识他六整年了，居然完全不知道他的具体工作。我常到他住处去。他工作的单位与生活区域完全隔离开，在拉萨这是个特例。我没进过厂区，厂区从外面看面积不算太大，高墙上没有电网，院子四周围都被高大的乔木荫蔽了，是落叶乔木，叶子浅绿中带一点灰白，有点像杨树。我知道整个厂区只有一个大门，门卫是穿绿衣服的武装警察，工作证是绿颜色的，进出厂门都必须出示，李克说厂里职工都叫它绿卡。

李克回上海休假三个月，他们走时妻子怀孕近四个月，他十月九日回拉萨时老婆离生产预产期只有二个半月了。妻子当时很希望他不走，在上海等她生孩子以后再回拉萨。他算了一下时间，如果那样他将超假四个月（他把侍候月子的时间也考虑进去了），他还是决定先回去，说等生孩子的时候再回上海。西藏国营单位规定妇女产假一年，在生产期间丈夫可以享受一个月有工资报销路费的事假。李克的决定叫肖君说不出别的，而且肖君确实爱李克，肖君知道李克也爱她。

李克本来还有两个月的待休可以利用，他没告诉肖君是因为另外一些他不打算让肖君知道的原因。是生意上的事，一般生意方面的交往他都尽量避开肖君，出于什么心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把赚来的钱给肖君很大一部分，让她去花掉，随便买什么她喜欢的东西——金银首饰和各种时装，化妆品，各种各样女人喜欢的小摆设小玩物。在这一点上，作为女人和妻子，肖君百分之百地感到满足。

上海的一个朋友说可以搞到上海——桑塔纳牌轿车，李克在休假前知道拉萨有几个单位都在设法买车，当时这个牌子的轿车正看俏，很不容易买到。李克想马上回拉萨联系买车的事，事成了一辆车他至少可以拿一个大数。如果运气好，也许可以成交两辆三辆也说不定。

买车的事也是他和林杏花最初的缘分。不然他可能拖延到元

月份以后回拉萨，这样圣诞节的那场劫难林杏花也就躲过去了。

如果说缘分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抵拉萨的当天晚上他拿到了一张群艺馆舞厅的入场券。群艺馆舞厅去年是拉萨最豪华的一家，有乐队奏电声，更有歌星伴唱，每逢节假日票价高达十元一张（黑市价格）。他尽管多少有点高山反应还是去了舞场，也没太多的道理，总之那天林杏花碰巧也去了，虽然彼此还没有机会认识，毕竟算是见过面有了初步印象。

李克当时很注意了林杏花一阵，林杏花除了身材过于丰满，穿着也过于特儿了，在已经很凉快的十月的拉萨穿一件纯白色的连衣裙，无论如何是太耍了点儿，没法叫男人们错开眼珠的。又何况是花花公子李克。

李克特别注意到从开得很低的领口中挤出来的两坨嫩肉之间的沟槽，他同来的伙伴小旺堆说那道肉沟足有一寸半深浅。

李克说：“把这个娘们儿弄到床上肯定别有一番滋味。怎么样？”

小旺堆说话办事都干脆，从不拖泥带水，他在这个曲子间歇开始就已经凑到惹人注目的林杏花旁边，新曲子又起的同时他已经摊开右手，极有礼貌地邀请白衣少女了。

李克站在旁边，开心地看着小旺堆紧搂着林杏花快速旋转。裙裾开始随着身体的转动向上飘浮，像一把半开的白绸伞。于是看到了像裙子一样白的膝盖，看到了膝盖上面短短一截多肉的大腿。李克后来说他第一次就记住了那段结实的大腿，他说他没想别的，因为他觉得有些疲惫他早早就退场了。

第二天小旺堆告诉他，说“那个穿白裙的女孩说什么也不跟我跳第二回了”。

李克笑着打趣他：“嫌你太黑。要不就是你把她搂得太紧了。”“她说她转迷糊了，她说我转得太快。我转得快吗？”

李克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他从来不把哪个女人长时间放

在心上。小旺堆这时又说：“她他妈的不跟我跳就不说了，最气人的是她问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小伙是谁，他妈的就是你嘛，我跟她跳了好几圈她没问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怎么问起你来了？”

李克说：“这就叫魅力。好好学学吧。”

小旺堆说：“这女孩看上你啦，她肯定嫌我长得黑，我好悲哀呀，我好吃醋哇！”

他的怪模怪样逗得李克大笑，李克说：“别吃醋，吃什么也别吃醋，哥们把她让给你了，今晚回去做个好梦吧。”

小旺堆说：“我可真是看中她那两个大奶子啦，又白又鼓。我就喜欢奶子大的女孩。”

可惜林杏花喜欢的不是他。那天晚上林杏花跟那个介绍她受聘的经理部经理一道来的，她也看出小旺堆在打她的主意，她跟小旺堆周旋了一阵，终于问到了李克的名字。她相信她总会找到这个名叫李克的小伙，她在日记里告诉我们她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没跳舞中途退场的小伙感兴趣，她说她记住了他。

那时拉萨正是落叶时节，曾经枝繁叶茂的绿色拉萨正给秋叶染得一派金黄。到了晚上，满街的野狗在路上谈恋爱妨碍交通。养猫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屋外院外总有情种野猫彻夜呼唤，那声音跟婴孩啼哭全没两样，惨死人。阴历八月万物成熟，正是世界的发情时节。

根据日记所载，我们知道那位宾馆经理部经理正在向林杏花发起攻势。他的老婆是个香港客，常年住香港难得来一次大陆，他一个人先是在广州，后来到成都又到拉萨，他月薪四百美元，他是资方经理人员所以拿外币，他不用给家里寄一文钱，因为他老婆家里是阔佬，而且他老婆有两个老情人供养。他一个人在大陆好寂寞哟。他说他三十九岁，不过林杏花猜他要更大些，估计在四十五岁的样子。

他常陪林杏花出来，只要他碰巧和她在同一个时间里休息。

有趣的是这一类碰巧实在太频繁了。林杏花的前厅属那位经理部经理的职权范围。因此碰巧碰得多了一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日记里一直没出现他的姓氏，很怪。

5

先是李克自己说认识了十天之后他才和林杏花上了床，我对此投完全不信任票。以李克日常自我吹嘘的猎艳手段，如果他想，把一个女孩弄到床上绝对用不着等第二次见面。这次是肉感性感到极点的林杏花，他反而老实了？

他的解释也有几分道理。

首先他结婚以后很少出去找女孩，他不是要对妻子忠实，他真是从心底里对她好，他知道找肖君这样的妻子是他的幸运。他不想跟自己的好运气失之交臂。说他爱肖君不如说他更爱自己来得准确。他结婚了便开始滋生出一种柔软的自我约束意识。

接着他说他对林杏花第一印象不怎么样。他和小旺堆以极其下流的口吻谈论过她，这也是他后来对跟她上床缺乏热忱的原因之一。他鼓动小旺堆向林杏花进攻，这以后又说过把她让给他，虽然只是口头玩笑，林杏花从来不曾被小旺堆沾染，但李克却打心里不能忍受与朋友共同享用一个女人，哪怕只是在想法上享用他也受不了。

据他说是林杏花主动，他的话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他说到拉萨的第三天机会来了。他先是给上海的朋友发了电报说有买主要见车主，上海方面的电报是第三天中午到的，说他隔日飞抵拉萨，让李克马上为他到拉萨最好的饭店订一间房，要包下来。李克就到了林杏花任职的宾馆，这家宾馆是拉萨唯一的四星级饭店。接

待员与他交涉，这时林杏花从内间走出来，林杏花一下认出了他（李克的一面之辞），接着他感到了有目光在注视他，他抬起头也认出了她，这一天是十月十一日。

她先是得体地点一下头。可以把这看作是熟人朋友在不便说话的场合打招呼，当然也可以作惯常理解——公共关系人员的职业训练使然。总之这个动作颇具效果，让李克感到说不出的舒服。他说他下意识地点头作答，虽然他根本没搞清对方点头的准确含义。

林杏花站到接待员旁边，接待员礼节性地回头告诉她：“林经理，他要包一间房，预订明天的。”

林杏花说：“南边七楼吧，”她这时把目光迎向一直在看她的李克。“从窗子里可以看到罗布林卡的全景……”

李克说她似乎在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他能有什么意见？“那太好了！”

办好了预订手续，他说：“再见！”

林杏花说的却是：“明天见。”

他认为她的告别语中有另外的意味，我听不出来。据他说林杏花也矢口否认。林杏花说她以为包房子的是他本人，她说他用的就是李克这名字，她根本不知道他是代别人包房间。我倾向同意林杏花的说法。

这是他所说的十天的第一天。他自己说第二天他本来可以不到宾馆来，他后来陪朋友来到宾馆完全是因为林杏花头一天说的明天见。他们从机场搭宾馆的接机空调车直接到宾馆，这次他和林杏花已经俨然是老熟人了，像老熟人一样招呼。林：“来啦，李先生？”李：“林经理，给你添麻烦啦。”

上海来的朋友说一个人住太寂寞，他要李克在这里陪他。他在上海滩算个人物，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李克知道最恰当的做法是，过于从命，他也就顺水推舟在宾馆里住下来。每天洗热水澡，

三十六元钱的日餐，这八天他没上班，终日在宾馆客房享福。

上海客在前三天里集中会见了三方买主，其中有一个是家正做大买卖的旧贵族，结果居然谈成了两宗。两辆上海——桑塔纳轿车一个半月之后（十一月二十九日）运抵拉萨。

上海客提前订好了十月十九日直飞上海的机票。买卖谈成只用了三天时间，余下四天他决定跑一趟后藏重镇日喀则。他对李克说他要摸摸日喀则的商品行情，看有没有买卖好做。他随身带的行李箱就留在拉萨，他让李克不要退房不要离开宾馆。他没说起箱子里的东西如何贵重，但是李克明白。这只行李箱是特制的，里面还有一层钢胆，既防火又防撬，而且有包括密码锁在内的三套保安锁。在上海客去日喀则的三天里李克老老实实待在宾馆当守卫。每天看电视，洗热水澡，再就是——

跟新结识前厅经理林杏花聊天。

几乎从他们住进宾馆那一天开始，林杏花每天都要找一点借口到他们的客房来一两次，当然她做得非常巧妙，不会使谁觉得她唐突。她搭话主要是跟李克，因为他们是老熟人了是吗？她同样不会使上海客人感到受了冷落。

她每天当班时间是固定的，因而她可以在固定的休息时间来闲聊。后来上海客走了，把李克一个人留下，她在这间客房里逗留的时间就更多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朋友。

她告诉李克许多关于林杏花的故事，作为相应的回报李克也讲了自己的故事。这一切都是在谁也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李克相当诚实地讲了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这一点给了林杏花相当深刻的印象。因为恰好同时有一个比较，那位经理部经理的讲述事实上描摹出另一幅家庭生活图景。

她的上司的故事使她产生戒备，她几乎一眼就看到了他紧束在那套英国西装里面的花花肠子，她甚至猜出他下一步要对她说什么，提什么要求，想出他将如何哀求她怜悯他的那副丑样子。而